

开家长会与看戏

我的初中是在十三中上的,高中则在四女中,上课时我不太安分,常常看小说,做小动作。不论在十三中,还是在四女中,中学时期的家长会,父母亲都不去,而是由我妹妹去开,傅益玉开家长会时比一般家长都严肃,实际上是她在管我。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当班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物理老师,一位个子小小的女老师,给了我一封信,要我一定带给家长,上面写得明明白白,今年的家长会请绝对不要让我妹妹来,务必请家长到会。我把信交给父亲,父亲答应说那天有会,开完会就到学校去。父亲赶到学校时,家长会还是开完了。我记得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父亲戴了顶软帽子,穿了件大衣,还围了条围巾,在校门口,正好碰到了送家长出来的班主任,他们就在校门口谈了足足有三四十分钟。我站在很远的地方看着,有点紧张,因为我跟这个老师一直不投缘,不怎么服她。只见父亲不断地点头,接连抽了好几支烟。那个老师好像告状的样子,一直不停地在讲。我看她那架势,心想这下完了,回家免不了挨一顿骂,绝望极了。离开了学校,父亲一句话也不讲,我就格外有点担心。从学校回家大概有二十多分钟的路程,半路上,父亲忽然开口讲了一句:“这个老师不好,太小女人告状了,不理解学生,她讲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感兴趣,全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看这个老师不给你好评也就罢了。”

名人传记

傅益瑶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友情推荐



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瑶,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瑶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一听这话,我仿佛拨开乌云见太阳,高兴得要命。父亲说这个老师反映你的许多问题,没有一样是原则性的错误,都是性格上的问题,不涉及品格问题,因此他就安心了……

父亲带我去看过好几场戏,印象最深的是郭兰英主演的歌剧《小二黑结婚》和张继清演的《游园惊梦》。父亲称赞张继清的扮相好,我也很喜欢她,她到日本演出,我还去陪过她。张继清的扮

相的确与众不同,古典的韵味中透露出端庄、雅丽,与剧情人物十分合拍。现在有的京剧、昆曲演员的扮相不可思议,想走时髦路线,又不能脱离原来的师承,结果把眼睛画得很俏,把嘴巴画得异样鲜红,有点不伦不类。在杭州疗养时,父亲带我们去看过川剧《思凡》,主演是著名川剧演员陈淑舫的弟子,一个人在台上演小尼姑追秀才,长袖摆舞,身姿娉婷,走大圆场小圆场,让人目不暇给。父亲说,这就叫满台春风。

有趣的是,父亲看戏多,自己也好演戏。他认为昆曲传字辈演员中,周传瑛在《十五贯》里演的况钟真是演得好极了。父亲本人也曾在家里学演过这出戏,一会儿演娄阿鼠,一会儿演况钟,反面人物、正面人物轮流演,看得我们乐不可支。父亲还在家中演过扬剧《皮五辣子》。《皮五辣子》是扬剧的保留剧目,讲一个女子想自尽,皮五辣子千方百计开导她,女孩要跳河,皮五辣子就说,水很凉;女孩要上吊,皮五辣子就说,上吊好疼啊……父亲一边演戏一边讲故事,从屋里一直演到门口。恰巧被邻居家的一个女孩子撞到了,觉得十分有趣:画家还会演戏,自说自话的样子特别逗人。

因为看戏,我跟着父亲见到了不少演员。看歌剧《小二黑结婚》时,在后台见到了扮演小芹的郭兰英,那时我真是羡慕死了,觉得人生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像郭兰英一样粉墨登场。郭兰英的嗓子好,但她出身贫苦,小时候唱过花鼓,是在打骂中唱出来的。父亲经常以此为例说,要学好一样东西,不经过风霜吹打是不行的呀。

没有特别的电话约会

我也会自己观察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这对地下情侣。突击队的所有成员都知道他们在一起,但是要从了解这种关系的性质,就要跨越一道无法想象的门槛。在公开场合,希特勒不断重复,他“没有时间给一个女人”。人们所知道的仅此而已。可以这么说,爱娃·布劳恩属于他的私生活范畴,属于其亲密圈的组成部分。总之,我们不会打听这种事,而且我对此也不反感。

在总理府的电话总机上,我们可以听到任何交谈,但我们不会这样做。由于技术原因,我们可以监听所有通话。我们克制自己不要出格,对我们中最年轻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我想,大家都有些害怕,也许某些人因过于关心别人的交谈而被赶走。人们曾谈到突击队有名成员因过于好奇而遭解雇。

当有人打电话给希特勒时,我们首先要看声音、音调和音量上进行调试。通常情况下,我们要增加音量改善通话质量。当听到嘟嘟声时,我们会尝试让通话更清晰。一旦调整好,我们就会接线,希特勒接电话时灯泡就会亮。

据我所知,希特勒没有特别的电话约会。他既不会经常给某个人打电话,也不会经常接某人的电话。当他在柏林、爱娃·布劳恩在伯格霍夫时,他们彼此很少打电话,至少不会每天通话。当侍从给希特勒打电话时,我们只听到接线员说“伯格霍夫”和“房间”,这就够了。

我从未看见希特勒给爱娃·布劳恩写信,也没见爱娃·



纪实文学

【德】罗胡斯·米施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当中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历史关键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文字整理。

布劳恩给希特勒写信。如果他们之间确实写过信,那么这些信件应该是直接交给了尤里乌斯·绍布或马丁·鲍曼。

所有的信息、简讯和电报都要从我们手中经过。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来就是几十封,甚至上百封。大量的简报、信息源源不断地从通讯社、政府领导人、政治或军事当局那里发来。收到电报后,我们一般是将其转交给副官或直接交给希特勒本人。这些单页电文的内容一般都很简单,句子

罪魁祸首

派出所的人来了,他们很客气地把我们领进了派出所。我端坐在椅子上,内心却无法平静,看着喧闹声被派出所里的值勤人员压下去后,心口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沉闷与压抑。

派出所的人问林家的人中谁是家长,恰她大舅应声上去,那位负责人简单地问了一下打架的经过,在听了恰她大舅怒气冲冲的陈述后便岔开话题,问在李小民与林彩萍的冲突中,哪几个人在事发现场。

我与恰走了上去,他招呼我们坐下,他盯着我看了一下,面色和善地说道:“面熟,好面熟。”我点了点头,掏了一支“中华”烟,他摇了摇手,“你把今晚在院子里发生的情况简单谈一谈吧。”

我把晚上发生的事简单谈了谈,反复强调李小民寻事挑衅的恶劣行为,恰则一边哭泣,一边补充着,同样,她一再强调她妈是遭到了李小民的攻击后才予以回击,最后一道滚下楼梯的。

“你们在事情发生后有没有进行紧急施救,尤其是有没有对李小民实行一定的救治。”

“有有有,我们打了120,在抢救林彩萍同时,也对李小民进行了抢救。”我连忙抢答道,只见另一位派出所的同志在迅速地作着记录。

“情况不是这样?”那位负责人又问起了恰。

“是的。”恰一边抽泣着一边述说着,和我说的大同小异,只不过细节更具体点。

“好吧,你们先回去,有事,我们再通知你们。”然后他冲我问道:“你当时在场,

都市小说

刘志庆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Z市某电子公司经理方小华结识了利用暑假来公司打工的女大学生林怡,两人坠入爱河,后造访其家,方知林怡是他曾经暗恋过的女知青林彩萍的女儿。方小华瞒着这对母女,周旋于她们之间,从母女两人身上寻求不同的情爱刺激。但,纸是包不住火的……

是重要的目击者,请问你和她们是什么关系?”

“亲戚关系。”我淡淡地说。

“好。”他拿来几张表格,让我们分别填写好,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回去了。我们又匆忙返回医院,王院长关照我们先回去休息,萍姐的情况有待观察,医院已经为萍姐清洗了外伤,抽去了淤血,并进行了外科手术,现在基本上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何时能够醒来,这有待于病情的发展。众人一听情况不明,心里更是着急,

特别是恰又呜呜地哭泣起来,我把王院长拉到一角,忙问他情况到底如何,他叹了一口气:“难定呀,弄不好要成为植物人,你别着急,我们医院会尽力去救治病人,你先回去休息吧,有情况我会通知你。”

我们只好退出医院,打的赶到小木屋,此时萍姐的其他至亲好友也赶来了,挤了满满的一屋,我与恰她大舅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况,众人又是叹息又是流泪。

恰躺在桌上痛哭起来,为自己在李小民的偷偷交往自责。恰她三舅妈吓坏了,好说歹说地劝起来,我见此情形,再也按捺不住了,猛地抓住恰的手,一字一句地说道:“恰,你不是小孩了,你这样对得起你妈吗?你一走了事,你妈还需要你照顾呢!你知道你妈为了谁滚下楼梯的吗?”

“妈呀,妈,”恰撕心裂肺地哭叫道,“我要去找妈。”说着冲下楼梯,恰她三舅妈一把抱住她,死拖活拖把她拖到里屋去了。后来,我劝说大家先回去睡觉,并反复宣称现代医疗技术的高明与发达。我没有说出萍姐有成为植物人的可能,因为这些人对植物人还不甚了解,万一一说了,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他们陆续告退,由于我与恰的关系已经确定,所以我留下来陪伴哭泣着的恰,恰她大舅是个老实人,临出门前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地说:“小华,萍妹住院了,让你操心了,恰不懂事,都是她惹的祸,你要好好教教她,以后靠你照顾她了。”

我一听,鼻子一酸,我知道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我,而不是恰,眼泪不由得滚落下来,但我没有勇气承担这个责任……

村长的恐慌不见了

二十日十二时一刻。

“老三……也死啦……”村长突然间就像松了口气似的自言自语道。那样子不禁让一窑里的人都怔了一怔。再看村长脸上时,脸色显然就平和了许多。连刚才频频不断的擦汗也骤然停止了。

窑洞里良久无语。也不知过了多久,乡长才有些不安地瞅着书记说:“看来老大也没什么希望了。”书记没有吭声,只是一脸的沉重。公安局长则很内行地说:“就是活着也彻底完了,他的脊柱和中枢神经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即使活下来,也很可能是高位截瘫。人是废了。”

窑洞里又是一阵沉寂。“天不早了,咱们吃点东西吧!”村长冷不丁地喊了一声,“我刚才让他们给咱捏肉包子吃,这会儿大概差不多啦!”瞅着村长说话的样子,大伙面面相觑,并无人吭声。

村长跑出去没几分钟就又跑了进来。一进来就嚷,“咱接着说,咱接着说,我刚才说哪儿啦?”声音很硬朗,声调里甚至还掺和着一种不易察觉的轻松和快活。

没人吭声。所有的人都像不认识似的瞅着他。他眨巴了一阵子眼睛,终于回忆起来:“对啦对啦,想起来啦。”但看他那样子,似乎没有想起刚来才书记和乡长对他那严厉的斥责。

“四兄弟和护林员,两下里的争端,也就是从吃水这儿来的。一个要喝水,一个不给喝。那还恨不起来!两个里又谁也不让谁。刚才张书记也说了,说狗子那家伙买那么多



名家新作

张平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一位有残疾的退役军人狗子,被安排当了护林员,这是一个肥差。却招来了灾难——有人断他的水,断他的电——这些事情原来是在附近村里居住的“孔家四兄弟”干的。狗子忍无可忍,以鲜血流淌的身子,爬行到村中,用仇恨的子弹将“四兄弟”一个一个杀死……根据《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获得2006年度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饮料干啥,没别的,就是顶水喝。你们也不必查,没查的。”说到这里,村长突然笑了笑,露出不好意思的样子:“说远了说远了,咱再说回来。狗子那家伙一家三口,整天买饮料喝,他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咱先不说,只说这村里的小卖部,能有多少存货,架得住他一箱一箱地买!昨天后晌那家伙又来买,兴许当时真给卖光了,可你想那狗子咋的会相信!一个说没有,一个硬要买,三下五除二当然就吵了起来。一骂起来,可就免不了动

手动手的。那小卖部偏又是四兄弟家开的,真是冤家路窄,你想这一下真有个好。再说,村里人又围了那么多,村里人会不向着村里人?这么一来可就真是打乱了。到了这会儿,好汉也不敌十只手哩,你就是再能干,可就只剩下挨打的份儿。吃亏的当然就是那个护林员了。”

村长说到这儿,咽了口唾沫,看看并没人想问什么,便又接着说了下去:“狗子可是个硬性子。吃了这么个大亏,那心里还能服气了。于是就回了一山,又连夜赶下来,取了一杆枪,横下一条心要把四兄弟这一窝子全给收拾了。当时四兄弟正在打麻将,可能早以为没事了,就没防备那家伙还能再爬回来!还敢拿枪打!还敢往死里打!做梦也没想到会这样!这都是我个人的想法。最后到底是咋着,还得靠领导们详细查问。时间也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就这些,就这些。”

一窑洞的人依然一动不动,全都听得发了愣。老王也觉得格外纳闷,谁也没想到这个刚才还窝窝囊囊、吞吞吐吐的村长,竟像变戏法似的,一会儿工夫就活脱脱地换了个样!

张书记好像是想说两句什么,嘴张了张没说出来。老王问道:“四兄弟不让狗子用水,想必你也清楚,不仅仅是因为狗子不交钱吧?我寻思……这矛盾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到底因为啥,我真……说不准。那我就瞎说哩,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你想想,那狗子是个护林员,管着一山的木料。那四兄弟又凭啥发的财!还不是个木料,为了这木料……”

一窑洞的人不知如何接话。